

解构时代的理论建构

——评《网络文学论纲》

彭国辉

(中南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摘要: 山欧阳友权教授等写的《网络文学论纲》,在国内第一次从学理层次对网络文学进行体系的研究,对这个在理论上尚处于空白状态的文学现象进行了理论建构,同时也从技术和艺术、自由和经典之间去寻找网络文学的文化定位。网络文学是一种具有解构性质的文学现象,《论纲》则对它进行了理论体系建构,对学术研究和网络文学的创作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网络文学; 学理建构; 文化定位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3)04-0543-04

一

在技术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进入了一个网络时代。网络文学在网络的巨大推动力下也迅速浮出水面,对网络文学的学理研究也变得迫切和必需。山欧阳友权教授等写的《网络文学论纲》,第一次从学理的层面上对网络文学进行了理论建构,多方面、多角度地对网络文学进行学理审视,挖掘出这一现象背后的理论价值。这本学术论著深入到它的哲学底蕴、审美范式等,并涵盖了网络文学的文本、表达方式、生存状态以及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的冲击和对它自身本体认知等内容,同时试图从技术和艺术、自由和经典之间去寻找网络文学的文化定位。《论纲》以其在学理上的严肃性和创新性,首开网络文学体系性理论研究之先河。

毋庸置疑,网络文学是技术的产物,在二十世纪末,技术和文学的联姻产生了网络文学。中国的网络文学肇始于留学国外的一些理工科学生,为了排遣思乡的愁绪和在国外求学的寂寞,他们创立了中文网站,通过网络传送自己的文字和感情。而后的网络文学由于网络的发展普及,和网民喷薄的热情,迅速在国内形成了“网络文学现象”。这样的网络文学从一开始就有它自身的特点,如注重感性经验,忽视理性经验;注重自我渲染,而不注重文学本身 的审

美特性等。它的操作者大多数是具有理工科背景的网民,都具有一定的计算机技术。技术对网络文学来说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网络文学文本的特点由其技术特性决定,如超链接,跟贴发表议论,完成网络接龙小说等。网络文学的发表更是简单到一点即可。对于已蔚为奇观的网络文学和在网上日益增长的舞文弄墨的网民来说,Internet 的无限延伸的空间给了他们无限的创作自由和空间。对于传统文学来说,这无疑是一次“大地震”。无论是从文学的内容,表达形式,发表方式和接受阅读方式,对传统文学都是一次极大的反叛,甚至是一种解构。而人们对于网络文学的观感也是众说纷纭。赞同者认为,网络使文学在世纪末的生存窘境和低谷中走了出来,降低了文学的门槛,为文学找到另一片绿洲,给了大众真正的写作自由和表达自由,使话语权真正回到了大众手中,也就是使文学“回归民间”;否定者则将网络文学看作是洪水猛兽,他们认为发表的自由无疑会带来作品质量的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谁都可以参与的形式,使网络文学成为个人肆意渲染情绪的方式,缺乏经典作品应具有的责任感和审美感,这样的文学甚而至之会导致传统文学的式微,人文精神的失落。

这样的争论也正是源于网络文学自身性质的模糊性。在这样一片“飞来之石”上,过度的自由繁衍

了精华与糟粕,所处的后现代主义的哲学背景使解构成为必然,“无厘头”风格盛行,强大技术对人文精神和文学创作步步紧逼。网络文学提出的问题是现实的:网上究竟有什么?网络的自由对文学创造来说,究竟是福是祸?它是否能够真正地拯救文学于边缘地带,还是彻底剥落文学的审美性,成为后时代的精神快餐消费呢?网络的出现,计算机的强大功能使其能够通过文学软件而不是人来进行文学作品的创作,这样的网络文学是否宣布了绵延几千年的文学创作已毫无意义?网络作为“第四媒体”,如同埃里克·麦克卢汉所言,“媒体会改变一切。不管你是否愿意,它会消灭一种文化,引进另一种文化”,引发的将会是一场怎样的文化革命?而在理论界,由于网络文学的崛起迅速和现象复杂,在其理论建构上是一片空白。尽管在实际上,它对文学的诸多方面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却无法在已形成的中外文论话语体系中找到相应的界定方式。《网络文学论纲》正是针对上述问题的追问和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研究成果,试图将网络文学纳入一定的理论框架。

二

欧阳友权教授专门从事文学理论的研究。从1999年开始对网络文学的研究,在国内可算得上是最早的一批研究者。他的思维方式使他对文学现象的观察与看法更倾向于从学理上进行分析,往往越过其现象的表面,深入探究它的理论支持和现实张力,从而建构理论体系。可以说,写作本书的主要目的,“是给网络文学一个理论层次上的说法”,是对这一现象的全面审视和铺开,尝试在一个全新的领域进行文学理论的建构。

对于网络文学,《论纲》没有进行简单的肯定或否定。当大多数人对网络文学还只有一个感性模糊的认识,还停留在对网络文学表面的现象和意义的追求上的时候,本书的作者就开始花较多的笔墨去深入剖析网络文学的理论问题了。《论纲》把网络文学的生存状态,放在一个后现代的背景下来考查,试图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中找到网络文学的文化定位,在自由和审美之间考辨网络文学的去向。譬如,作者提出了“生存还是死亡”的命题,作为对互联网时代的文学生态论的看法。他认为我们处在一个数字化时代,互联网的出现、媒体的改变、传统文学的

式微和人文价值的解构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些因素的碰撞诞生了网络文学。网络文学既在承袭着互联网对文学惯例的挑战,也在悄然形成自己的文学形态,在互联网和传统文学中重塑网络时代新的文学价值观成为必要也成为可能。

紧接着,作者开始了对网络文学的文化解读,在后现代话语体系中,寻找网络文学的理论视角和哲学底色。后现代主义的典型特征是深度模式削平、历史意义消失、主体性丧失、距离感消失等。网络文学的数字化传播的“祛魅”模式,消解中心的边缘化态势,追求平面化的无深度游戏,无不体现了上述特点。网络作为第四媒体,有其技术的独特性和优势,也正是在这样一种蛛网重叠和触角延伸中开始了对后现代价值论的解构。因此,网络文学既解构了传统的审美价值论,同时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后审美范式。

当网络文学越来越彰显出其独特的“后现代”特征时,《论纲》并没有忽视另一个视野——人文视野。对于我们今天来说,科技并不是单纯的福音,科学并没有为人类创造“理想国”,人类无法回避科学的发展对人类自身造成的潜在威胁,技术吞噬人类自身并非危言耸听。网络文学是在艺术与技术,人文与科技之间舞蹈,我们无法预知它是否已经获得了平衡。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根本差异在于两者的信息媒体不同,如麦克卢汉所言:“我们开始意识到,新媒介不仅是机械性的小玩意,为我们创造了幻觉的世界;它还是新的语言,具有崭新而独特的表现力量。”换笔是网络写手的外在表现,媒介的改变是否也意味着一种“换脑”呢?文学创作软件的产生,对于人文精神来说,意味着一种怎样的含义?网络在人文视野中,体现了意志的自由,交往的平等,知识的民主等。然而,它对人文精神解构与建构的声音同样强大。在技术主义和人文主义,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网络文学似乎很难平衡。《论纲》提供了一种价值的取向,一种在科学和人文,技术和审美之间平衡的方式——坚守人文本位和技术的人道化,反对以技术主义替代人文动机和审美规律,更不能以工具理性替代价值理性。

表达的自由,话语权的回归民间,欲望的极度宣泄是网络文学的另一种价值体现。网络技术造就了网络文学文本,与传统的印刷体文学截然不同的文体形式,超媒体、超文本、超链接带来了网络叙事的独特模式,互动的网络带来了互动的文学形式,也使得话语表达终于获得了自由。信马由缰、不受羁绊

的表现越过了所有现实中的阻碍和壁垒终于成为了现实,直抵民间的层次。本书对民间的看法是理性的,复调的民间产生一切也包容一切,网络文学就是这个复调民间的投影。肆意汹涌的欲望奔走在网络的一个个“比特”符号上,网络写手用另一种方式彰显出来自己的主体性。从网络文学的字里行间,《论纲》又找到它们表达内容的源头——后现代生活的孤独、病态、性感时代的无欲之欲,无不让我们回到日常生活的美学空间。网络文学的自由是内容和形式的双重自由,它的表达方式的自由来自技术的支持,复制与戏仿、调侃与嘲讽、游戏与反讽成就了网络文学自身的语言体系和特色。

显然,《论纲》的目的不是为了被动地对网络文学进行剖析,而是主动地对价值趋向进行追寻,省思网络文学的审美和对它的前景进行理性的展望。因此,本书在最后用两章的篇幅来达到这一目的,试图在网络巨大的虚拟空间和比特符号之间对网络文学的价值进行定位,并通过努力分析和寻找,实现在赛伯家园里重建精神的“伊甸园”。本书认为对网络文学价值的讨论同样是以对对象的审美把握与审美价值创造为前提和基础,也就是说和传统文学价值观念体系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和基础。在这一层面,本书试图将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进行融合,试图将过于自由和独特的网络文学用现有的价值与伦理观来进行重新规范。网络到底是“天使”还是“魔鬼”,它所带来的诸如道德问题、社会问题、民族问题等一系列负面效应给现有的价值观念带来的冲击和影响究竟有多大?对于我们来说,赛伯空间给了网民一个真正的“个性舒张”,充分显示主体性的空间地带,也造就了一个“火焰战争”与“文化垃圾”的巨大收容所,文学自娱以及娱人的功能从来没有这样突出和明确。欲望的渲泻和直白的语言,使人类“诗意的栖居”显得格外遥远;在“数字恐慌”和“技术至上”面前,网络的“伊甸园”并没有如期而至。《论纲》给我们的思考是深刻的。然而,它的基调是乐观的,“不论科技如何革命,不管书写的工具和传媒如何花样翻新,文学仍将沿着自身的规律走向未来”。

网络文学是技术性存在,也是一种价值性存在。对它有必要进行文化哲学辨析,进行文化性反省和前瞻。在这样一种审视中,《论纲》从文学的意义本位和网络化模式入手,试图从缤纷斑斓的网络文学表面深入到内在。关于技术对价值的渗透,读屏与读书的影响或许还只是表层的,网络文学的问题在于它自身难以解决的悖论:它的发表与传播的方便

造成了网络文学创作的完全自由化,然而也造成了作者创作责任的缺席;网络是文学的狂欢,它的大众化特点,作品发表的无限性,使得网络作品的质量无法保证,经典作品的匮乏,形成网络文学发展无法突破的瓶颈;网络自身的虚拟使得网络文学从一开始就是以一种后现代文化形象出现的,它的游戏性在有意或无意地解构了我们现存的体系。《论纲》没有回避这样的一些问题,在省思这些问题的同时也对网络文学的前景进行了展望。网络文学如何在以后获得真正的发展,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本书亦给我们不少启发。

三

综览全书,本书最大的意义在于第一次在学理的层次上对网络文学进行了分析和阐释。尽管在国内有一批学者在对网络文学进行研究,也发表了一些颇有见地的看法,然而,却没有在网络文学纷繁复杂的表面深入到内在的学术研究核心,或者没有形成一种理论阐释的框架,对网络文学进行一个系统的定性和定位,而《论纲》所做的正是这样的一种原创性工作。对于网络文学来说,虽然以其自身强有力的技术优势和文本特点形成了一个蔚为大观的“网络文学现象”,却只是在复调的民间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并没有在主流文化和学术研究上获得普遍认同,甚至被视为传统文学的掘墓者,其良莠不齐的作品使它难以在主流文化中立足,其文化身份是尴尬的。网络文学是一种复杂的文学和文化现象,它体现的是这个时代斑驳复杂的价值观。本书对它的研究基于一种辩证的方法论,而研究对象这样的特性正需要我们用一种辩证的方法论,也可以说,这种辩证的方法论契合了这种现象内在的理论结构。因此,本书对于网络文学的态度是温和的。它的写作基于对网络文学现实的正视和理性认识,既没有传统理论者对网络文学的不以为然,或者恐慌于它对传统文学的巨大冲击,也没有积极倡导者对网络文学的欢欣鼓舞和盲目推崇。它是在互联网所代表的文化转型的背景下,对网络文学进行了学理的阐释和理论建构,没有把网络文学看作是传统文学的对立面,而是让两者处于一个既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关系,将网络文学以一种适当的方式纳入已有的话语体系。这种写作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它将尚处于原生状态的网络文学进一步规范化,使其

在理论的指导下真正成为一种既有生命力又具有经典性的文学形式,这对于网络文学的长远发展来说,不无裨益。

网络文学是在后现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种文学形式,它具有解构的特点,其生长的迅速在理论界造成了研究的盲点和空白。《论纲》为这样一种新生的文学现象建构一个理论体系,其中需要的学术敏感和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正如本书的主要作者欧阳友权教授在本书的《后记》中写到:“在网络文学还处于‘命名焦虑’时就试图对其做学理阐释,无论是在知识谱系还是在意义范式上,都有太多悬置话题期待解答。”而在思考和进行建构的时候,“首先碰到两个难题:一是阐释框架的非预设性——没有约定的理论范式可供效仿;二是研究对象的非预成性——小荷初露的网络文学前景如何,尚难以定格其文化

表情。”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来对网络文学进行理论的建构的确带有一定的风险性,而这也正表现了研究者的勇气和对学术创新的追求。或许,今天对网络文学的阐释不一定是完全正确或是完全有效的,但对网络文学和学术的发展来说,这样的探索却是必不可少的。唯有这对新的现象保持学术的敏感和探索的勇气,才能使文学不断繁荣和发展。相信这是本书的写作目的。实际上本书已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这一目的。另外需要补充的是,欧阳友权教授主持的网络文学研究率先获得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课题项目的资助,本书是他和他的课题组成员的前期研究成果,我们可以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可以看到与此相关的更多的理论著述。

The construction of theory in the age of destruction

PENG Guohu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The Theory and Creed of Net literature* by OUYANG Youquan is the first book to research the net literature from the doctrinal level. It studies the net literature to construct the theory system about the net literature. The book tries to distinguish the net literature's characters between technology and art, creative freedom and classical works. The book is significative because it attempts to construct the theory system of net literature which is the literacy format in an age of destruction.

Key words: net literature; doctrinal construct; the sense of tool; the sense of value